

江湖风云录

上

鬼谷子



江湖风云录

中

鬼谷子



江湖风云录

下

鬼谷子



江湖风云录

鬼谷子

(上)

南海出版公司

1990·海南

江湖风云录

鬼谷子

(中)

南海出版公司

1990·海南

江湖风云录

鬼谷子

(下)

南海出版公司

1990·海南

江湖风云录

作 者 鬼谷子

责任编辑 宋亦工

特约编辑 谢 叶

装帧设计 葛 骞

南海出版公司出版发行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华利国际合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24.375 印张 500 千字

1990 年 4 月第 1 版 1991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: 55001—67000

ISBN7-80570-072-9/I · 34

(全集三册) 定价: 9.80 元

武则天有庙，知道的人，恐怕不多。

其实，她不但有庙，还有神祇。

庙在川北广元城西临江处，山峰掩映间，古庙岸然，红墙碧瓦，鸟燕齐飞。

庙名宝济寺，有人集唐诗为联曰：

“六宫粉黛无颜色，万国衣冠拜冕旒。”

此联亦庄亦媚，天衣无缝，贴切之至。

庙中正厅所供是大唐则天大圣皇帝之神，冕旒霓裳，眉目娇媚，仪态万千。

庙中，无僧、无尼、无道士，却住着一老一少两个人，这两个人是从什么地方来的，什么时候来的，无人知道。

那一老者，年约五十多岁，为一落魄文士，每天按时到城中一家茶馆中去说书。

他好象学问不错，将一部《三国演义》，说得活龙活现，颇受欢迎。

那小的，却是个十四五岁的小孩，鬼主意多得很，是有名的淘气精，什么鬼点子，他都想得出来。

广元是个山城。地方虽不大，却是川陕交通的要道，

往来客商也多。

无人不认识这个孩子，一般的市井无赖，不论年纪多大，谁见了，还都退让他几分呢！

他的鬼主意多，花样也特别多，谁要是惹了他，会被他整得死活都难，是以暗中都叫他“邪哥”。

他的真名更怪，叫作“何笔”。

不过，他并不坏，而且富有正义感，好打抱不平，好象练有武功，只是生性不羁，就是这个调调儿，亦正亦邪地叫人头痛。

他和老人之间，不知有着什么关系，小的称老的“老爹”，老的却叫小的“邪蛋”。

有时在一起，情逾父子，有时却又互不闻问，形同陌路。

每月月半，山城集会之期，川人称之为“赶场”。一向清静的山城，骤然之间，热闹起来了，各种各样的人，全都进了城。

小摊摆满街道两侧，各种土产、小吃、杂货，充满了街面，货主与买主的讨价还价声、叫卖声、吆喝声、儿啼声、骂声、笑声，吵嚷不休。

蓦地——

喧哗声突然静止了下来。

只见一名锦衣少年，身后跟着七八个彪形大汉，横冲直撞而来，样子显得十分的威风。

那少年生得并不雄壮，但那昂首阔步，旁若无人的模样儿，令人嗤鼻。

原来他乃此地车家庄的少庄主青草蛇车通。

他父亲插翅虎车雄，仗着自己当年在江湖上有个小小名气，认识不少绿林人物，暗中又勾结了官府，就作威作福起来。

他不但为桑梓谋福，反而却向那些摊贩收取保护费，谁要是敢不给，惩罚即加诸谁。所以，大家一看到他的儿子来了，谁还笑得出来？

他们一路收来，银子由专人用一革囊盛着，提在手内，最后进入一家茶馆中去了。

茶馆里，已坐下了很多人，那些茶客们一个个都在放言高论，有的是在谈生意，有的在谈论着昨日说书中的关子。只见个个说得口沫横飞，声震屋顶。当他们一看到青草蛇车通带着人走了进来，全都哑口无言了，茶馆中刹时变得一片寂静。茶客们脸上的神态，变得阴晴不定，各有不同了。

这时说书先生尚未登场，车通等人也用不着堂倌招呼，各自就座。

车通偏头向身边一位长相猥琐、拱肩缩背的人道：“石千，点点看，我们今共收了多少？”

那叫石千的，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，一看就知道是车通的狗头军师，闻言后，他把手中钱袋往桌上一丢。只听咚的一声，听声音大概有不少的银子。

所谓财帛动人心，那白花花的银子，虽然自己得不到一分一毫，看上一眼，也觉得过瘾。

钱袋丢在桌子上的一声响，立刻吸引过来上百只的眼

睛。

可是等那石千打开钱袋，往外一倒的瞬间，他傻住了，车通也愣了，茶座上的人却在暗笑了。

原来，他倒出来的，不是什么白花花的银子，而是一块块黑糊糊的石头，还带着一股臭味！

那石千愣了一阵之后，突然吼叫道：“邪啦！他娘的，银子怎么会变成了一堆石头……”

车通倏地一瞪眼，怒声道：“石千，你在搞什么鬼，银子呢？”

石千一听，哭丧着脸道：“少庄主，我不知道呀。”

车通一瞪眼喝道：“你是干什么吃的？”

石千畏缩地道：“不是，少庄主，银子……”

车通怒叱道：“什么不是？好好的一袋银子，怎么会变，一定是你在暗中搞鬼？”

石千闻言之下，顺着桌子就跪了下去，磕头如捣蒜，分辩道：“少庄主，石千一直跟着你，没有离开你半步，还有他们跟着我，我敢搞鬼么？”

事实上也是如此，就是他石千捣鬼，他也没有这份能耐。可是，银子变成了石头，千真万确。

车通也迷惘了！

就在这时，说书先生台上，突然出现了一个衣衫褴褛的小孩。他手持醒木，往下一拍，啪的一声，朗声道：“话说张飞大战岳飞，惊动得满天神佛乱飞，哪吒三太子下凡捉妖，路过广元城，缺少盘缠，观世音菩萨差下善财童子，为三太子筹措盘缠，请各位客官，随意奉献。”

他说着，就抓起一个小箩，沿桌走来。

茶座上的那些茶客，一看到了这小孩子，大家心中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，乐得看热闹，也都掏出铜钱丢在箩内。

他缓缓走到车通桌前，笑道：“请奉献，随意、不拘多少，心到意诚，神佛会保佑你们的。”

一位黄脸汉子横身过来，怒声道：“我家少庄主心情不好，滚远点！”

那小孩一翻眼，笑道：“不奉献没关系，留下名，神佛也会保佑你们的，告诉我，你们都叫什么东西？”

那黄脸汉子想也没想，冲口道：“我们都不是东西！”

他这话一出口，立刻引起一阵哄堂大笑。

那小孩子却微微一笑道：“哦！原来你们都不是东西呀！”

他这一重复，那方止住笑声的茶客，忍不住又笑了起来。

黄脸汉子见状，这才明白了是自己说走了嘴，连忙改正道：“我们是人，什么东西？”

小孩笑道：“哦？你们是人，什么人呀？”

黄脸汉子见茶馆中人头不少，正好扬名立威，洪声道：“老子人称黄面狼江顺。”

回手一指另外七人道：“他们是巴山七鼠，都是在江湖上成名的人物，现在是插翅虎车大爷家的护院。”

那小孩又笑道：“我明白了，原来你们真的都不是人呀！他们是老鼠，你是狼，还有一只老虎在家里，难怪三太子要下凡捉妖了！”

茶客们又是一阵大笑。

黄面狼江顺一听这小孩越说越不象话，他眼一瞪，喝道：“好小子，你敢消遣大爷！”喝声中就伸手去抓。

哪知，小孩滑溜得紧，身形一闪，人就到了车通身后，伸手一托他的手臂，车通就把手伸了出去。黄面狼江顺探手抓下，方一用力，车通已杀猪般地叫了起来，他闻声一看，才知抓错了人。

黄面狼江顺连忙松手，车通的腕骨已被他抓碎，他转身直扑那小孩，但那小孩早已跑了出去。

黄面狼江顺气恼之下，一挥手，朝巴山七鼠道：“追！不能放那小子跑了！”

那小孩子正是邪哥何笔！

他出了茶馆往南门跑去。南门一带，滨临江岸，有一道沙丘，丘上有几棵枯树，他早已发现那枯树干上，有一窝土蜂。

何笔方到不久，黄面狼江顺等人已经追到，何笔施展开身法，不到盏茶光景，八个人全被点倒在地。

他连拍了几下巴掌，从沙丘后走出十几名顽童，都是十三四岁。在何笔的指挥下，将八个人拖到沙丘上，解开八人的腰带，褪去了他们的裤子。

何笔从土蜂窝里，掏出来一把土蜂蜜，涂在他们的屁股上，笑道：“这是难得的土蜂蜜，味道没有蜂蜜好，但也够甜的，你们就将就着用点吧！不过，可得小心蚂蚁来吃蜜。还有那些土蜂丢了蜜，也绝不会甘休的。”

何笔和那些伙伴，个个都玩得很开心，不一会，蜜已

涂完，高高兴兴地走了。

何笔领着他那些伙伴，回到了城内，找了一家酒楼，叫了很多酒菜，大吃大喝起来。

南门外那一狼七鼠，这个罪可受大了。

就在何笔等人走没多久，先是从树枝之间，升起一片黑云，乃是蜂群袭来。那些黑蚁也已嗅着了蜜的气味。先是一个两个，到后来结群而至。

刹时间，八个人的屁股上，集满了黑蚁，头顶上罩满了土蜂，蜂蚁夹攻，全身内外痛痒难忍，苦不能言，动又不能动。

大约过了半个时辰，土蜂已飞去，他们的穴道也自解了。只见他们一个个张着嘴，一开一合，龇牙咧嘴，如驴叫，似蛙鸣，双手不停地扑打，最后滚入江中，方始脱难。

此时一狼七鼠个个都已折腾得委顿不堪了，而何笔等人，在酒馆里正吃喝得兴高采烈，欢笑不已。何笔又将夺来的银子，分给大家，并交待道：“这点银子不多，你们拿回家去，可要交给父母，不准胡乱花用，谁不听话，就小心报应。”这些人平常虽然个个是无赖，可是无人不怕何笔，心里很敬重他。

不过，车家庄的人吃亏、上当、受伤，哪肯甘心？他们都把何笔恨之入骨，猜测在何笔的背后，必有高人指点。经过明察暗访，终于发现那说书先生，有点不平凡，但也闹不清他是什么样的人。所以，车家庄暗中向江湖上传出消息，立时惊动了两个黑道高手，赶来了广元山城。

这天，又是集会之期，散集之后，天色已近黄昏了。

何笔今天又有收获，他调理了车家庄的八大护院，自然也截下了百多两的银子，在街上和那些伙伴，吃饱喝足了，回转宝济寺。

他边走边玩，将身上的银块抛上抛下，玩得十分高兴，嘴里还哼着山歌，但不知他在唱些什么？

从广元城到宝济寺，必须经过一道溪涧。

这条溪涧乃是西汉水的源头，涧水湍急，两岸涧壁陡立千仞，两岸之上，有一座石桥。

石桥横跨两岸，由两块二尺来宽、六七尺长的青石板搭成，石栏杆高半尺，俯视桥下不见涧底，只听见急流潺潺。

山风冷峭，吹人欲坠，胆小的人，都不敢低头下视。

突然，何笔抛出去的银块飞了，不但没有落下，反而不见了影儿，他奇怪地向桥下探看。只见昏沉沉的薄雾弥漫，看不到丝毫踪迹，诧异道：“怪事？就凭我邪哥的手法，会失手？他娘的！”

他话音未了，突听有人骂道：“哎呀！这是哪个小王八蛋，把银子乱丢，碰着我老人家，该打！”

以何笔的脾气，从来不吃人骂的，闻声看去，见是一个矮瘦的穷老头儿，横卧在那道灰石栏杆上睡觉。看样子，稍不小心，就会被风吹落桥下，不跌得粉身碎骨，也得被急流冲去。何笔不禁发了善心，就走了过去笑道：“老人家，银子送你了，可是，你却不能在这里睡觉。”

老人一瞪眼怒叱道：“银子是我捡到的，凭什么承你的

情？我就要睡在这里，你管得着么？”

何笔一听，这老头儿说话不通情理，又感觉到一股酒气扑鼻，心忖：这老头儿大概是有什么为难的事，特意喝醉，来此寻死的！他这么一想，没有动气，见那老头儿说完话，把身子一翻，又睡着了，还打起鼾来。他实在不忍心看着老头儿跌下桥去，本想招呼他一声，再好好地劝劝他，又怕惊得老头儿一翻身，岂不真地落下去了么？于是，他身体切近，打算先伸手抓住他，再去叫醒，就不会滚落了。他方一伸手，还没有挨着老头儿，老头儿突然一翻眼，伸手抓住了他，叱道：“好小子，就为了那两块银子，你想谋财害命呀！没那么容易的事，我看该下去的是你！”

何笔方想分辩，已经来不及了，被老头儿振臂抛出，整个人已向崖下绝壑之中落去。

这一坠落下去，非得粉身碎骨不可，他做梦也没有想到，自己竟会着了这个老头儿的道。不过，何笔什么事都看得开，并不害怕。嘴巴嚷叫着骂道：“老头儿，你为什么害我，别得意，我做了鬼都会跟着你。总有一天，我也会把你抓下来做伴。”

那瘦老头儿并不是真心要他死，手上早已准备好了抓索，方将何笔抛下，紧跟着抓索也飞到。这抓索乃是苗疆毒蛇七星钩子的钩尾，用各种灵药泡制而成，可刚可柔，运用由心，比寻常麻线略粗。此索坚越精钢，快刀利斧所不能断，柔韧异常，且具弹力。发时七根尺许长的利刺爪须，一经伸张，搭向人、兽身上，凭着自己功力心意，略分轻重一抖，便即抓紧不放，并还不致使其受伤。

何笔下坠的势力又沉又猛，被软爪往回一带，吊在半空中。

那老头儿讥笑道：“你不是喜欢耍人吗？让你也尝尝被耍的滋味。”

何笔振声道：“老头儿，我看你这一大把年纪，全都活在狗身上了，简直是善恶不分，真混帐！”

老头儿笑道：“我老人家几时不分善恶？”

何笔道：“你本就是车雄的走狗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，老头儿，我如死不了，我会找你算这笔帐的！”

老头儿笑道：“好吧！我就等着你，看你有多大的能耐，不过，我有事，得先去一趟，你就等着有人救你吧！”说着，转身而去。

此刻的何笔，可真成了上不着天，下不着地，悬在半空中，一阵风吹来，何笔直打晃儿。

过没多久，从桥上走过来一位中年的壮汉，他方一踏上那石桥，就看到了桥下吊着一个人。他走了过去，招呼道：“小子，是谁把你吊在这里的？”

何笔一听有人招呼笑道：“除了小老太爷我自己，谁能吊得了我？”

那中年汉子问道：“你吊在这里干什么？”

何笔冷笑道：“凉快，连这个都不懂，没见识！”

那汉子讨了个没趣，但是并没有生气，笑道：“要不要我拉你上来？”

何笔道：“随你的便呀！我可没求你。”

那中年汉子微微一笑，伸手拉起了那抓索，用力一抓，